

鲁迅言论选辑

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支持新生事物
坚持革新，反对倒退
批判投降主义
反对调和、折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10.2/2

鲁迅言论选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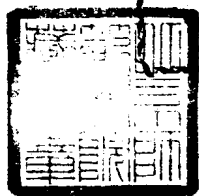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13978

613978



鲁迅言论选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4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 \frac{1}{2}$

1976年3月北京第1版 197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367

定价 0.17 元

出版说明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鲁迅作了极为崇高的评价，并多次号召我们学习鲁迅。鲁迅著作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大量思想性极高，战斗性极强的重要和精辟的言论，为我们提供了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有力的战斗武器。

为了有助于读者学习鲁迅和掌握、运用这个武器，

使之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准备结合现实斗争，从鲁迅著作中摘录一些有关的言论，分门别类地予以辑印，陆续出版。

这项工作是由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维尼纶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的同志共同进行的。我们期待着读者给以批评或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一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三月

12495

目 次

一	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1
二	支持新生事物	17
三	坚持革新,反对倒退	30
四	批判投降派	48
五	反对调和、折衷	62

一 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

在挣扎过活的人们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花边文学·知了世界》（一九
三四年七月八日）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窰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准风月谈·喝茶》（一九三三
年九月三十日）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
日）

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一九三四年）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致姚克信（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

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

《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象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

《南腔北调集·谚语》（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

……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

《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

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

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准风月谈·前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药及酒之关系》（一九二七年
七月）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
人”》（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

已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

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

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

《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

* 引文是反动文人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话。

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

……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

……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痛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

《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

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两地书·（一〇）》（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

《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

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象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近来虽听说俄国怎样善于宣传，但在北京的报纸上，所见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写出内部的黑暗和残酷来。这一定是很足使礼教之邦的人民惊心动魄的罢。但倘若读过专制时代的俄国所产生的文章，就会明白即使那些话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

《集外集拾遗·〈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
闻见录〉序》（一九三二年四
月二十日）

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

《集外集拾遗·〈争自由的波
浪〉小引》（一九二六年十一
月十四日）

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南腔北调集·听说梦》（一九
三三年一月一日）